

在时间的景看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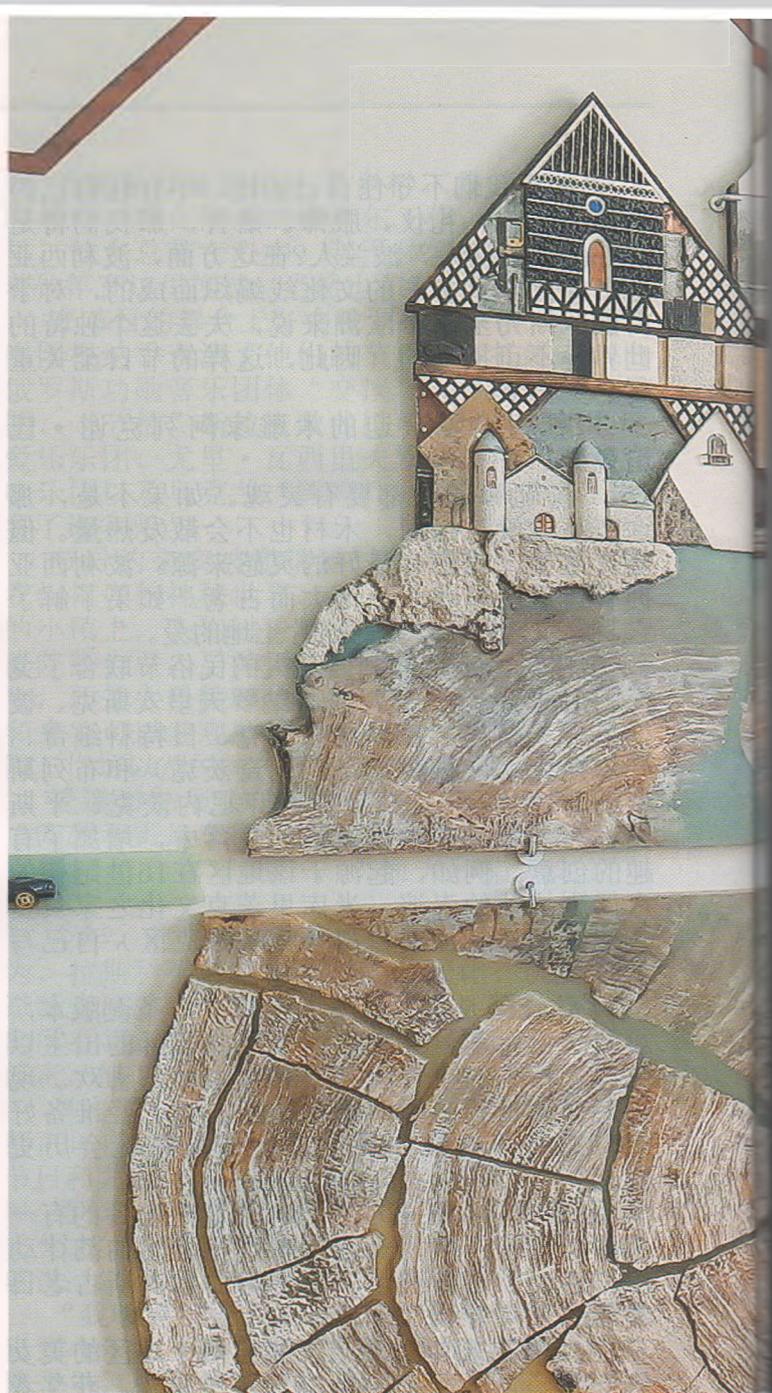
我经常见到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学院院长米哈伊尔·波罗兹纳，在某些活动中我们在博物馆里相遇，或在展览开幕时见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对话是愉悦的，尽管是在特定的文化场合中进行了短暂的交流，还是能互相交换意见。

在这些会议之一中，我收到了校长的邀请——访问该学院。来一场乔迁之喜。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翻新工程刚刚在这里完成，历时不少于十二年。我记得2012年8月，我们与学院院长进行了详细的专业交谈。之后，建设工作展开，米哈伊尔·波罗兹纳被迫道歉，打断对话，并常常因迅

速解决各种经济问题而分心。现在是另一回事了。甚至从外表上，人们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校长对翻新过的母校进行参观的热情，现在，那里确实有为学生学习和为教师工作提供良好条件。难怪来自莫斯科电影摄影品牌研究所的合作伙伴来到明斯克整整一周，与白俄罗斯同事一起在这里感受到了绝佳的氛围。

米哈伊尔·波罗兹纳自豪地展示学院学生的创造力如

米哈伊尔·波罗兹纳自豪地展示了学院学生的创造力是如何和谐地融入到室内设计中的





何和谐地融入到新的室内设计。他讲述了一个外国客人如何欣赏他们在他办公室的墙上看到的画作的情况，并自信地宣称它们是成熟作家创作的。当校长说道这些只是一年级学生的作品时，请想象一下他们的惊讶。

在如此出色的背景下，我们与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学院院长的对话开始了。

问：“您认为艺术学院过去十年的主要事件是什么？”

“对于学院的工作人员而言，主要事件是我们回到了母校。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事件同样重要。这些首先包括我们参加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时间轴’展览。它于去年4月在一个大型展览区举行——这个房间不仅反映了联合国的本质，还包含了庞大的艺术品收藏。在此站点上，学院很荣幸举办了大型回顾展，展示了几十年来师生的作品。不仅在这里展示了学术流派，

而且还介绍了所谓的当代艺术——媒体项目、动画、动漫、装置、海报、照片和实验作品。展览的开幕式由联合国总干事，白俄罗斯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马基和艺术学院院长（作为白俄罗斯博览会的组织者）出席。该事件可能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事件，它使我们能够回顾视觉艺术，设计以及创造力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动态过程，在艺术学院也教授这些知识。这项活动无疑是一

现在网络使您可
以快速钻研各种
信息资源。该学
院还展示了它对
我们价值观的平台
内容：人道主义、
道德。因此，我
发现年轻人充满
了机遇。

个里程碑，证明了他们对我们学校的认可。我们感谢白俄罗斯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办事处，总部有机会组织这样的大型博览会。”

问：“您已经担任校长10年了。时间应该算很长。您是否认为校长是学院中的重要人物？”

“坦率地说，我觉得校长与其他人是一样的。就像在任何委员会一样，董事长只有一票。但是他可能有两个发言的机会：在开始和结束时。因此，他有更多机会进行某种陈述。但同样，主管是团队的一部分。他的举止是最重要的事情。自1992年9月2日以来，我一直在这所学院工作。因此，一方面，即使是我现在的经历，对我的观点来说都没有改变。另一方面，这是很长的路。不仅是这10年，而且是最最近的20-25年。这是一条巨大的道路。我记得课程、程序是什么，早些时候在讲座中读过什么，要求的统一性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学生和老师的机遇：用艺术的感性语言说出自己的语言，捍卫自己的原则，观点甚至哲学信念。以



前，一切都是有限的。现在，我看到了变化：流动性已经出现，师生有不同的活动领域，信息很多。如果说以前受到限制，某些目录可能会让人感到恐惧，现在，网络使您可以快速钻研各种信息资源。该学院还展示了它对我们价值观平台内所有事物的宽容：人道主义、道德。因此，在我的工作中我发现年轻人充满了机遇。”

问：“我们已经注意到，您可以在国际上登上联合国的最高讲台。总的来说，学院与其他组织的国际关系是否重要？今天的学生和老师多大程度上需要国际交流吗？”

非常必要，因为它是我们国际活动的一部分。对于生活

而言，在地球上平等从根本上来讲很重要。要对在竞争中需要改善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一点。第二是思想教育。学生应该感觉到它们与广阔的空间相连，而不仅限于母校的墙壁。他们像老师一样，像许多自由的创造者一样，应该感觉到像地球一样广泛，有从事分析工作的科学联系。为了分析自己，上下文始终很重要。让我再次强调，我们在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顺便说一下，这有助于调整和纠正课程。我们一直与许多领导者保持联系，甚至与东欧大学的员工保持联系。这总是很有趣。形象地说，我要说的是，学院传统上是通过

辩论而形成的。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时的教育机构具有不同的地位，当时有代表完全不同流派的老师：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利沃夫、布拉格、华沙、维尔纽斯。正是在辩论中，形成了一所与众不同的艺术流派：戏剧艺术和视觉艺术。现在需要这样的辩论。处于争论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报告——这是至关重要的需求，也是一种渴望。我不会掩盖事实，当一位获得某种国际奖项，曾在大师班或展览中出国访问的老师返回这里并与学生

分享他的经验时，我看到了这位老师眼中的光芒和学生渴望自己寻求某种动力的愿望。”

问：“我想问一下，今天学院有外国学生吗？”

“有。他们的经历非常有趣。有来自美国的学生正在学习成为电影设计师。还有两个丹麦人。一个人正在学习绘画。另一个女孩在造型系学习。她叫Matilda Lutson。她是这里的领导人之一，她知道白俄罗斯的造型系非常强大。Matilda Lutson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在万国宫日内瓦的“时间轴”展览中，她与

白俄罗斯学生一起展出。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如果学院有如此国际化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为她提供了服务，她非常渴望参加这次展览。当然，我们有来自立陶宛、俄罗斯和中国的学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果您看这张合影，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

问：“您认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刻意的选择——来自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学院学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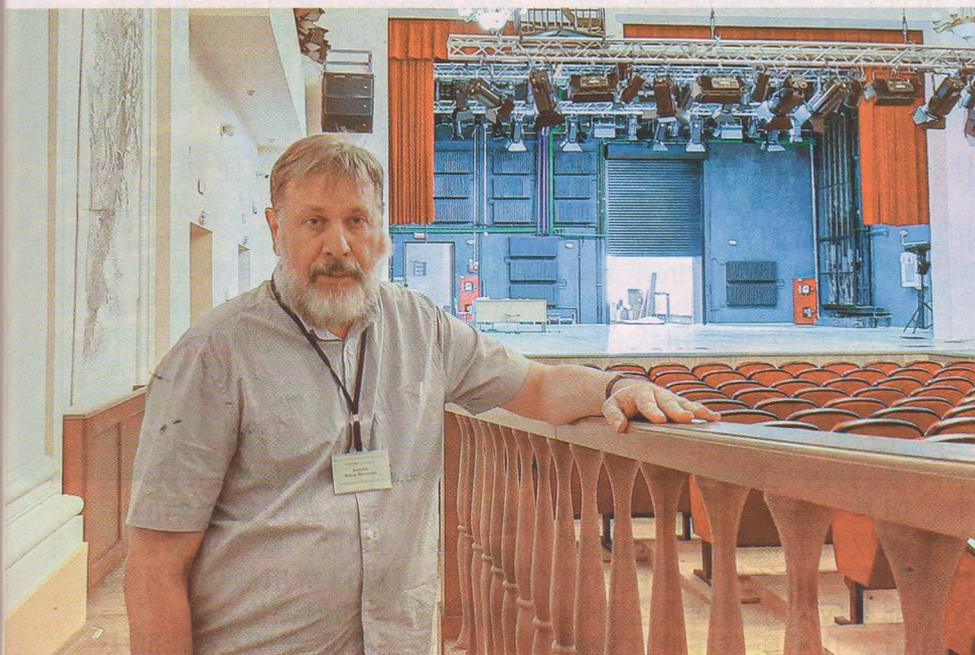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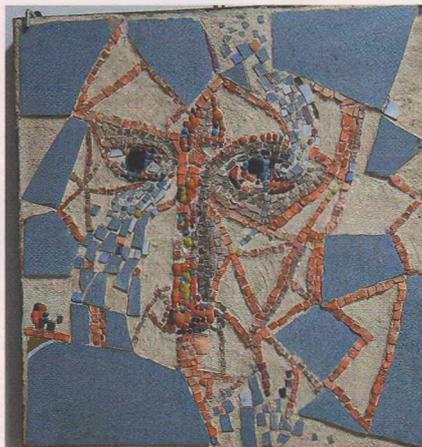
“当然，因为自苏联时代以来，我们的学院（当时是剧院和艺术学院）的评价很高。因此，从那时起，人们坚持认为，人要拥有高学历，拥有良好传统和方法。我们的网站可以在网络上运行，我们发布了大量有关学院发生的事件的信息。许多人再次确信没有任何损失，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我确信我们会拥有一个更大的宿舍——会有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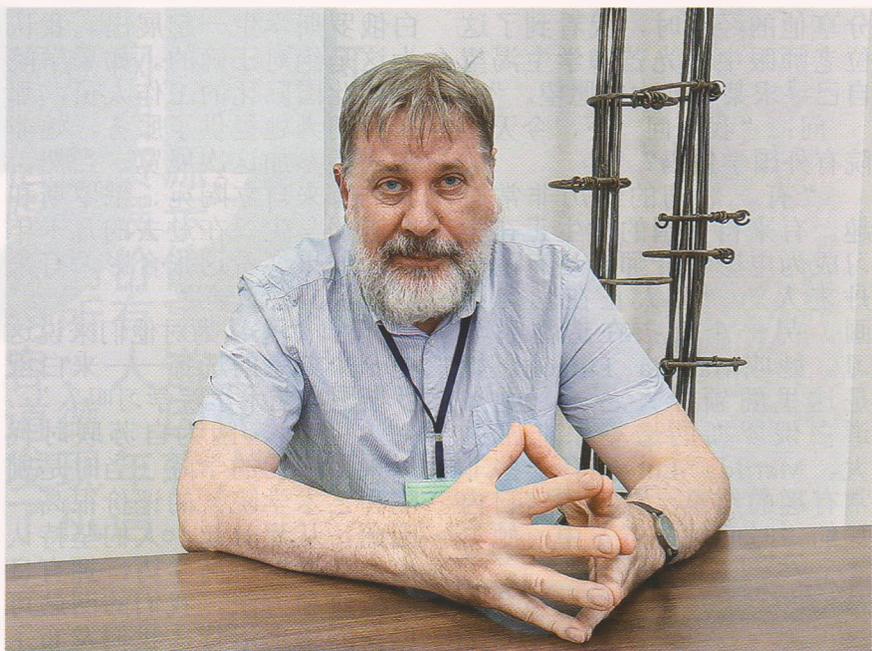
问：“请问他们如何与白俄罗斯学生交流？他们有交流吗，还是外国学生处于封闭状态？”

“不，他们和我们一样社交。艺术界人士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相似的。通常，艺术家和演员总是善于交际和攀谈。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学院的必要环节。毕竟，我们不是这里的工匠。我们设定的任务需要高度的专注力，力量，能力和时间。和年轻人一样。而且，现代青年没有语言问题。”

问：“您如何形容今年的毕业生？”

“成果与年龄不符。戏剧系毕业生特别优秀。我相信用白俄罗斯语表演的“这里的黎明很安静”是我们戏剧学校的重要成就。还有一项有趣的工作是在屏幕艺术学院。老实说，每年都变得越来越有趣。尽管现在每个人都在担心：疫情将如何影响绩效，是否会





如果不在创作的环境中，团队将不会理解我。但是我没有从事创作来取悦我的团队。我只提出我的创作意见。

论文造成影响？但是我想说：不，我们没有被影响到。恰恰相反，例如，在造型系中，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叹的作品，而对于纪念性学科而言，近年来一个特征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大多数作品都旨在装饰学院本身。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大大改变了校园的外观。装修后，他们将当地环境变成了对艺术家和演员、校长、摄影师有益的环境。我们用艺术（绘画，复杂的技术材料）来美化它——彩色玻璃窗、马赛克图形。也有一些宿舍具备有趣的装饰。我可以自由地说，在这座城市中，没有一家博物馆拥有像我们这样的文物。我们在执行白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订单方面也有经验。例如，在莫吉廖夫州Bykhov区的一间教堂中，安东·贝尔斯基根据其设计，完成了800多平方米的绘画。结果，他获得了总统特别奖。在明斯克州的Volozhin区，东正教教堂的马赛克祭坛是由Polina Omelyanovich创作的。她也获得了白俄罗斯总统特别奖。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一直将更多精力集中

在学院本身。尽管有些人愿意组织我们的游览活动，但它并不是为了广告。我们在设计中并非为此而做事情，首先为我们自己而做。因为培养专家也意味着要教育他。如何教育？以书籍为例。在展示毅力的同时，创造力的革命也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时代。通过对业务的态度，我们的学生证明了他们在精神和发展方面都有所应得的条件。他们说：“我们做到了，我们离开了！”我认为这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最好结果。”

问：“学院对宣传活动寄予什么希望？”

“年度的两个重要事件：招生和毕业。其他一切都是日常工作。毕业是工作的结果：教育、科学、有条理、富有创造力，就像是一个伟大的圣礼。我们期望有才华、聪明的人到来，不仅在白俄罗斯，那些将在这种艺术和文化的天空中闪耀的人。我们一直想要这个。但是，在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权利的情况下，开展宣传活动有一定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阻止任何人公开。您知道，几乎所有在此申请的

人都坚信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问：“您还有创作的时间吗？”

“当然有，就在晚上。一天有24小时。在工作期间，我会专心工作，没有从事创作。但我想创作。生活迫使我们在假期，周末和深夜更加积极地参与创作。我认为，没有这个，学院院长就无事可做。如果我不在创作的环境中，团队将不会理解我。但是我没有从事创作来取悦我的团队。我只提出我的创作意见。”

问：“是否方便透露一下，您现在是否在从事某些艺术史项目？”

“是的，这是一个理论项目。我有几本书，除了科学内容外，还具有重要的百科全书部分。现在，更准确地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具有理论性质的手稿。我希望它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这是一部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手稿，多达300页，甚至更多。也许，我可以自费出版。我不知道评论家会如何评价它。

维尼亚明·米赫耶夫